

雪 都

迷 路

有人立着處

芒種後，第三天。

晨輝一時給東邊層巒打着金邊，餘光拂向柳畔。有人立着處，黑色長裙垂地，上接墨綠襦衣，腰間衣帶隨風輕揚，白色內衫自袖口與領間隱現。蘭指翹攏起額前一縷散發別在耳後，她烏髮半綰，面龐清秀，脣點絳朱，眉似遠山，不施濃妝卻自帶溫婉氣韻，眼含春水，在清冷中自成風華。活脫脫似極靈動的江南女子，誰能想到她從雪中生出。

是，她，是蘇瑤。即是有年頭不見，我還是認得她，她的氣息好像從沒有被這個世界改變過。而我居家足有五月，因父輩之故，被安排至她的工作，跟着她的導遊旗去散心。說實話，我挺厭倦的，什麼都倦，等她找我好了，省得無謂寒暄，煩。

唉，也是。接站，接機，陪車，陪聊，陪喫，哪哪都要順着別人的意，何必呢，她。我作如上思付，是因爲有人夜裏三點半就在微信羣發訊息，讓蘇瑤及早去站接她，說她第一次來，怕摸不着路。但何必三點呢。清晨，在我覺得是蘇瑤少有的寧靜。

兩小時後，車站，蘇瑤依約見到了那位“三點半”女士林昭願，中年模樣，精神尚可。隨即讓蘇瑤帶她從新城覽到舊城，又從舊城覽到新

城下榻。下午，蘇瑤又去機場接另一個人，陳最實，這人只讓蘇瑤帶他到了克蘭河邊就返至下榻點。

“是不是差人吶？”彼此相見時，林昭願詢向蘇瑤。

“丁酉，差這個人，是個本地的，不住這裏。”蘇瑤不經意抬手攏發回應着，“我們一行四人，明早按線去喀納斯，今晚你們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就過來。”

“嗯，本地人，你們之前就認識的？”陳最實跟了句話。

“是的，但是有年頭不見了。”蘇瑤說。

“哦哦，謝謝！辛苦你了。”伴着林昭願的附和，蘇瑤作別離開。

夜裏，父親咕囔着整備我的行囊。“四十年前，我才十六，一晃，小兒三十矣。記得那會是舉家剛來，我就在那仁牧場附近失了道，好在碰見小蘇的爺爺，不然，得餓好久。”見我不接茬，繼續道，“待着也是待着，轉一轉，撿撿石頭，你小時候老愛幹這。”

“好，知道……”我苦笑着回他，我小時候，知道他記得清楚，我不想繼續下去，彷彿這是在談一個不相干的人。

“對了，小蘇第一次帶團，你經得多，路上多留意留意，幫襯幫襯。”

“好，知道。”

“好！知道。”聽得出這是蘇瑤與父的交談聲，“好嘞，伯伯！”該死的，已經是第二天大早了，我醒了醒眼，拖着藥罐似的身子爬了起來，

拾掇拾掇出發的事，向口袋裏塞了藥，上了蘇瑤的車，離了去。

“丁酉，我記得你。小時候，你掏過喜鵲的窩，在我家門前的松樹上。”蘇瑤用後視鏡看着我笑道，吐字像絨羽落地一般柔緩，但她是高音，這樣講話顯得格外可聽。

“這次不過老家的道，下次載你去，變化其實不大的。”蘇瑤繼續道。

“好。”這樣的作答是否太過刻意，想來，我在刻意製造一種邊界，但當意識到刻意的邊界，反令人難以自恰。

正值夏的意氣，這裏綠的濃厚，植被鋪滿道路兩旁，可以看到小牛犢在獨自晃悠，水草豐茂的日子裏，視野放去空曠清爽，憂鬱深埋在水沼。行在筆直的公路上，似於異度空間穿梭，什麼都可以做想象，什麼都可不做想象，心有憧憬、眼有希冀的，使人皺眉、令人不快的。總之，曠野是難以排除在想象之外的，自然將解除你我意志的枷鎖，爲之張揚。行在筆直的公路上，以村郊至城區，蘇瑤此行的開始，一切順利，我們接到了林昭願、陳最實，向目的地發去。

壹次修正於乙巳年九月廿三

於 寫春堂

怡禮全生堅甲子 佩玉年刊 綿延佩玉長樂未央

乙巳九月廿三 20251112

黛子

乙巳蛇年 / 丙午馬年

2025 / 2026

黛子
27
憐磧